

Dominic DeLuca

致
文
自
日
信
论
传
记
书



Romain Rolland

罗曼·罗兰

第十卷

书信 日记 自传 文论 政论

〔法〕

罗曼·罗兰 著

罗大冈 等译

张英伦 选编

艾珉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曼·罗兰文集：全10册 / (法) 罗曼·罗兰著；
傅雷等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2489-3

I. ①罗… II. ①罗… ②傅…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
法国—现代 IV. ①I56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0357号

出版统筹 全保民
责任编辑 陈黎 黄凌霞
特约策划 李江华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印制 芑屹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三河市祥宏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3900千字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97.5
印数 1—5000
版次 2019年2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2489-3
定价 990.00元(全10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次

政论·超乎混战之上

给格哈特·霍普特曼的公开信	3
保卫家园	7
超乎混战之上	16
论偶像	27

政论·先驱者

致各国被谋害的人民	37
致自由与解放的俄国	46
拥护国际精神团结	48
精神独立宣言	57

文 论

四论莎士比亚	61
歌德：“死和变！”	97

自 传

内心旅程	121
全景	172

日 记

战前日记选	219
战时日记选	249
莫斯科日记选	258

书 信

与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	313
与玛尔维达·梅森葆的通信	331
致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信	396
关于“思想独立性”致亨利·巴比塞的公开信	417

与中国和中国人

罗曼·罗兰与中国	429
罗曼·罗兰与盛成	432
罗曼·罗兰与敬隐渔	443
罗曼·罗兰与梁宗岱	456
罗曼·罗兰与李又然	463
罗曼·罗兰与阎宗临	466
罗曼·罗兰与汪德耀	472
罗曼·罗兰与傅雷	480

政 论
超乎混战之上*

* 《超乎混战之上》是罗曼·罗兰一九一四年九月至一九一五年八月发表在《日内瓦日报》等外国报纸上的文章的结集，一九一五年十月由法国奥朗道尔夫出版社出版。这里选载其中的四篇文章。

给格哈特·霍普特曼的公开信

(1914年8月29日星期六^①)

格哈特·霍普特曼：我不像那些把德国看作一个野蛮民族的法国人。我知道你们这强大的民族在智力和精神方面的伟大。我知道古老的德意志思想家们赐予我的一切；甚至在目前，在这个时刻，我还想起我们的歌德——他是属于全人类的——所树立的典范和他所说的话；排斥一切民族敌忾，在崇高的境域内保持他灵魂的平静，“在那里，我们切身地感到其他民族的幸福与忧患”。我自己曾终生努力，想使我们两国的智力融洽起来；现在它们卷入了这场恶战（这会使欧洲的文明遭殃），可是战争的暴行绝不能使我的心灵沾上憎恨的污点。

因此，无论你们的德国会使我受到什么痛苦，无论我有什么理由可以斥责德国的政策和它所运用的手段，声称这一切都是罪恶，我可并不要你们的人民负责，因为他们只是受着政府的压迫，被它利用作盲目的工具而已。这也并非由于我像你们那样把战争看作一种宿命。法国人是不相信宿命的。宿命论是那些缺乏意志力的弱者的借口。战争是由于各国的软弱和愚蠢而发生的。一个人不能因此对这些国

^①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洛桑公报》刚转载了一则柏林（华尔夫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宣称：“富于艺术品的罗凡恩古城今天已经消灭了。”——罗兰

罗凡恩，比利时北方古城。

霍普特曼（1862—1946），近代德国自然主义剧作家；以普通人生活作为悲剧题材，显示人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杰作有《织工》《沉钟》等。

家起反感；他只能怜悯它们。我并不为了我们的悲惨而责备你们；因为你们的悲惨也不会更少。假如法国毁灭了，德国也是要毁灭的。甚至当我看到你们的军队侵犯高贵的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时，我也没有作声。这种臭名昭彰的、使每一个正直与有良心的人为之嗤鼻的背信弃义，是跟你们那些普鲁士王的政治传统一脉相传的；我并不感到惊愕。

那个崇高的国家只犯了一种罪——他们捍卫祖国的独立和正义的事业直到最后一息，就跟你们德国人自己在一八一三年所干的一样，而你们却用狂怒的态度对待他们；当我看到这种情况时……那实在受不了！全世界的人都起了反感。把这些残暴的行为留下来对付你们真正的敌人，对付我们法国人吧！可是对你们的牺牲者，对这些弱小、不幸、无辜的比利时人民横行霸道……那多可耻！

而且你们蹂躏了当代的比利时还不满意，还要打击过去的比利时，打击辉煌的史迹。你们轰炸马林尼斯^①，你们焚毁鲁本斯^②的作品，而现在罗凡恩也只成了一堆瓦砾——罗凡恩以及它的艺术和科学的宝藏，那神圣的城市！那么，霍普特曼，你们究竟算什么东西？既然你们拒绝野蛮人的称号，那现在还要我们用什么名字来称呼你们？你们是歌德的子孙还是阿提拉^③的后裔？你们是在跟敌人打仗，还是跟人类的精神作战？要是你们喜欢，那就杀人吧，可是得尊重艺术珍品。它们是全人类继承的遗产。你们和我们其余的人一样是它的保管者；你们在摧毁它的时候，就表明你们自己不配接受我们伟大的遗产，不配在那支微小的欧洲军队、那保护文明的光荣的近卫军中占一个岗位。

霍普特曼，我并非为了响应世人的舆论而使自己向你挑战的。你一直是欧洲最杰出的战士之一，我就是为了我们这欧洲、为了千百年

① 比利时北方城市。

② 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大画家。气魄宏大，喜绘巨幅，所画雄狮猛虎等均显示强烈的生命力。

③ 五世纪中叶率匈奴人侵入欧洲，攻至高卢的蒙古酋长。

来最伟大的人物一直为之奋斗的文明,而且就为了你们日耳曼民族的光荣,我要摈弃你,霍普特曼,我要向你挑战,向你和德国的知识分子挑战(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要你们用全力抗议,反抗那正在压到你们头上来的罪恶。

假如你们不能这样干,那你们就会证实两种假定中的一种:要不是你们同意已经造成的罪行——如果这样,但愿人类的舆论摧毁你们——那就是你们根本无力向指挥你们的那些蛮子抗议。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们还可以凭什么名义像过去一般声称,你们是为了自由和人类的进步而在战斗呢?你们在向全世界证明:你们不但不能保卫世界的自由,连你们自己的自由都不能保卫,从而也证明:在摧残艺术杰作和杀害人类精神的恶毒暴政下,德国最优秀的人物是可怜而无力的。

霍普特曼:我在期待你的答复,一种能代表行动的答复。欧洲的舆论和我一样期待着。考虑一下吧;在这关头,沉默就是一种表示。

一九一四年九月二日星期三,载于《日内瓦日报》

附 录

我刚听到罗凡恩被破坏的消息时非常愤慨,就写了这封信给格哈特·霍普特曼,一方面也是被几天以前霍普特曼发表的一篇夸夸其谈的文章所激起的。他在那篇文章中反驳了人们说德国是一个野蛮国家的激烈的控诉,而反过来……揶揄比利时。他在文章结尾时说:

我要向梅特林克先生保证:在德国没有一个人想模仿他那“文明园”的行动。我们宁愿继续做德国蛮子,可是对于我们说来,敌方的妇女和孩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可以向他保证:我

们从来没有随便屠杀或牺牲比利时的妇孺。我们的证人就在我们的前线；社会党人跟资产阶级一起、农民跟学者一起、王子跟工人一起；大家都充分明白为了什么目标在作战——为了高贵而丰富的民族宝藏，为了帮助人类进步和向上的精神和物质的财富。

孙 梁译

保卫家园*

这次臭名远扬的战争中有许多罪行都使我们厌恶,那为什么我们偏要抗议对事物所犯的罪(对作品的破坏),而不提及对人们所犯的罪(对生命的杀害)呢?

许多人为之惊讶,甚至因此而责备我们——仿佛我们不如他们那样怜悯千百万上了十字架的牺牲者的身心!然而在跌倒的军队之上,兵士们的仁爱以及他们所尽忠的祖国的幻象都飞散了——在这些正在消逝的生命之上,他们所担荷的千百年来艺术和思想的神圣方舟^①也消逝了。担荷的人可以变换,但愿这方舟不要受难!保护它的任务落到了全世界优秀人们的肩头。既然共同的宝藏受到了威胁,但愿他们挺身而出,捍卫它!

我很欣慰地想到在拉丁民族的国家中,这项神圣的责任一直被认为十分重要。我们的法兰西受了这么多的创伤而在流血,可是它受到

* 兰斯大教堂被轰炸后所写。——罗兰

兰斯城内大教堂是欧洲著名的建筑物和古迹。

这篇文章的原名是拉丁文 Pro Aris,直译是“为了祭台”。在这句成语中, Aris 这词的少数是供奉保护家宅之神贝那蒂斯的祭台;这里是多数,则是广义,可作供奉保护社会之神的祭台。Pro Aris 意译即“保卫家园”,全句应为 Pro Aris et focis。

① 引《旧约·创世记》第六章至第八章,上帝命挪亚造方舟,率家人及禽畜等避洪水的典故。

的最残酷的痛苦是敌人对兰斯大教堂的打击,因为这是它的圣女庙^①,是“我们的法兰西圣女”。苦难深重的家庭以及两个月来熬着种种艰苦的兵士们,都写信给我,告诉我说:这对于他们是最沉重的精神负担(这种表白使我为他们和我的同胞们感到自豪)。这是由于我们把性灵看得比身体更重要。德国的知识分子却完全不同了;当我斥责他们那些到处蹂躏的军队所犯的亵渎神圣的罪行时,他们一致回答:“宁可毁灭每一件艺术杰作,绝不要牺牲一个德国兵!”

像兰斯大教堂这样的建筑物不仅具有一个生命;它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人民——他们的历史就在这管风琴似的石屋中震颤着,犹如一阕交响乐。它纪念着他们过去的欢乐、荣誉和悲怆,他们的沉思、讽刺与梦想。这是一棵种族之树,它的根扎到最深邃的泥土中,它的枝丫在崇高的欢跃中伸向苍穹。并且,它那超出各国纷争之上的壮丽景象,是人类对这风云莫测的世界一致发出的反应——对于人类的灵魂来说,这种精神的光明比阳光更可贵。

无论谁破坏了这个建筑物就谋杀了不止一个人;他谋杀了一个民族最纯洁的灵魂。他的罪是无法赎免的,但丁会用永劫不复、轮回不休的惨痛来惩罚这种罪孽。我们却摒弃这样一个残忍的天才所抱的复仇精神^②,我们并不要整个民族来为少数人的罪恶负责。我们瞧着这出在眼前自动展开的戏剧就够了,因为它的结局几乎一定会是德意志霸权的崩溃。

使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在德国的精神和智力的优秀人物中——在

① 公元前四四七至前四三八年中,于古希腊民主政治家伯里克利(约前495—前429)统治时期,在雅典卫城上建筑的神庙,祭祀护城神雅典娜。

② 但丁是佛罗伦萨人;当时教皇冯尼法齐奥八世欲控制该城,新兴的市民欲保持独立与自由,结成白党而反抗,衰落的封建势力结成黑党而拥护教皇;双方展开剧烈的党争。但丁为白党中坚,后被教皇通过法国国王之弟加尔及黑党鞠审但丁,判终生放逐。诗人后半生的颠沛流离即由于此;故于《神曲》中将象征贪欲的狼、代表野心与淫逸的狮和豹影射当时的佛罗伦萨人、法兰西王及罗马教主;并使他们变相为残杀、阿谀、贪污、伪善、卖国等罪人,打入地狱,于血沟、火雨、炎沙中受苦,永不超度。(见《地狱篇》第12、14至17章)

任何伟大的国家不会缺乏的千百个高贵与勇敢的心灵中,没有一个真正怀疑到他们政府的罪行——在佛兰德斯^①以及战争刚爆发的两三个星期中在法国东部与北部所犯的种种暴行;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也没有怀疑到他们的军队主动地蹂躏了比利时城市,把兰斯炸成废墟。如果他们正视一下现实,我知道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会悲伤而羞惭地哭泣;在普鲁士帝国主义的一切缺点中,最恶劣的就是对它的人民隐瞒自己的罪恶。因为它剥夺了人民对这些罪行抗议的条件后,就使他们永远要为这些罪行负责了;这样它就亵渎了他们伟大的忠诚。然而,知识分子也有罪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各国勇敢的兵士都驯服地相信他们的报纸和领袖硬塞给他们的消息,听凭自己被人蒙蔽,我们却不能原谅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有责任在谣言和错误中追求真理,并认清:不公平的见证与狂热的幻觉究竟有多大价值。在投入这场狂怒的、用各国的毁灭和精神宝藏来孤注一掷的纠纷之前,他们首先应该(为了忠诚,也为了常识)从双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可是由于盲目的忠诚和不可饶恕的轻信,他们一股劲儿地撞到了他们的帝国主义政府所密布的网罗之中。他们以为自己首先应该闭上眼睛,替国家的光荣辩护,驳斥一切责备的言论。殊不知保卫这种光荣的最高尚的方法是唾弃这些过失,替自己的国家清除它们……

我一直在等待德国最自豪的心灵会刚毅地表示这种唾弃。那将使他们变得高贵而不会使他们屈辱。在华尔夫通讯社发出野蛮的声音——耀武扬威地宣布罗凡恩只成为一堆废墟后,我第二天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可是德国的全体优秀人物都用敌视的心情看待这封信。他们不明白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把德国从那些罪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这些枷锁是德国帝国主义政府利用国家的名义而铸炼的。我对他们要求些什么?我对你们大家要求些什么,德国优秀的心灵?——我要求你们至少对所犯的越轨行为勇敢地表示遗憾,敢于提醒泼野的强权,让它想起甚至祖国都不能从罪恶中拯救

① 比利时西北部滨海地区的古称。

自己,因为在它的权利之上还有人类精神的权利。我只要求一个呼声——仅仅一个自由的呼声……可是没有一个人说话。我只听到了狐朋狗党的喧嚣和那批知识分子在猎人放他们去的路上追踪而狂吠的狺狺声;还有那傲慢的宣言,你们在其中甚至丝毫不努力替政府的罪恶辩护,却干脆一致宣称这些罪名是莫须有的。而且你们的神学家、你们的牧师、你们的宫廷布道者,还要进一步声称你们是富于正义的,并因此而感谢上帝……法利赛人^①的黑帮啊,苍天将降下怎样的惩罚,来鞭挞你们亵渎神圣的骄横!……难道你们没觉察你们对自己的人民干下的恶事吗?像奥斯特瓦尔德^②或张伯伦所患的那种威胁世界的自傲狂^③、九十三个知识分子不愿意看清真理的罪恶决心,都会使德

① 《圣经》中所述故作虔诚的伪善的犹太人。(见《新约·约翰福音》第9章)

② 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德国化学家。信奉一元论及反动的唯能论,否认物质的存在,主张强力高于一切。

③ 我写下这些时还没看到托马斯·曼的那篇可怕的文章(刊于《新观察》1914年11月号);他由于一阵突发的暴怒和被刺伤的骄傲感,在文章中蛮横地替德国承担它敌人所控诉的一切罪恶,作为获得光荣的资格。他竟敢写道:这次战争是德意志文化“对抗文明”的战争,并宣称德意志思想中除了黷武主义以外没有别的理想,从而在他的旗帜上大书特书,替压迫弱者的暴力辩护:

人在和平中堕落,
懒散的安逸是勇气的坟墓。
法律是弱者的友人,
它竟想使万般平等。
它要把世界退化到强弱不分,
只有战争使强力振奋……

斗牛场中一头疯狂而激怒的野牛也就是这样低下了头,向斗牛士的利剑冲去,使自己死于剑下的。——罗兰

译者按:托马斯·曼后来批判了自己好战的论调:“我自己也还没有意识到在《布登勃洛克一家》里所叙述的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崩溃,没有意识到我在这部书里讲到的是十九世纪末期的瓦解与结束,一面还预言了新的、在文化和社会——历史方面更有意义得多的时代的到来。如果我意识到了这些,在十四个年头以后(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历史本身用它那粗暴而血腥的双手给过去画了一道界线,标志出了我们生活中的伟大转变的时候,我就绝不会还来为浪漫主义的中产阶级、为民族主义和德国的好战性辩护……”(见《我的时代》,载《译文》1956年9月号)

国比遭到十次败仗更惨重的损失。

你们多笨拙啊！我相信在所有你们的过失中，笨拙是最坏的一种。从战争一开始，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比你们敌人的一切言论更致命地打击了你们自己。就是你们本身鲁莽地提供了证据和论点，使别人可以对你们做最严厉的控诉；正如你们的官方通讯社由于一种愚蠢的、想恫吓我们的幻想，自己首先着重地叙述了你们最恶毒的暴行。当你们敌方最无私的人为了公平，不得不把这些行动的责任限制在你们少数领袖和军队身上时，你们本人却愤怒地声称必须分担一份。兰斯大教堂被毁坏后，你们中间最优秀的人在心底里应该感到沮丧，可是到第二天，你们自己却在怯懦的骄傲中夸耀这罪行，并不想洗刷自己的罪名。^① 悲惨的生灵啊，就是你们自己，你们这些精神的代表，一直不断地在颂扬强力，鄙视弱者仿佛你们不知道祸福无常的道理，也不知道将来总有一天这种强力会重新压到你们身上，就像在过去的年代一样；那时至少你们中间几个伟大的人物还能感到安慰，因为他们没有让独立的精神和正义的神圣权利向强力屈服！……唉，盲目的领导者你们在替后代准备多少责骂和悔恨的材料啊——你们在把自己的民族引到沟壑里去，而他们正在跟随着你们，就像勃鲁盖尔^②画中踉跄而盲目的人们！

两个月来你们用多么可怜的辩论来反对我们！

（一）你们说：战争就是战争，那等于说：不能跟其他一切相提并论，而应该超过道德、理智与普通生活的一切制约，形成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权，在它面前人们只能毫无异议地低头顺从。

（二）你们说：德国就是德国，那等于说：不能跟别的国家同日而

① 就像一个“野蛮主义的学究”（麦葛尔·德·欧拿莫诺这样正确地称呼他们）所写的：“如果有人有创造的力量，他就该有破坏的权利”（弗里德·贡道夫作《战时的行动和言论》中语，载于十月十一日《法兰克福日报》）。参看年老的汉斯·托玛（近代德国画家——译者）在十月一日《莱比锡画报》上发表的文章。——罗兰

② 勃鲁盖尔（1525—1569），荷兰大画家，所画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杰作有《农民婚礼》及《盲人》等；此处即指后者画中人物。

语。对别国适用的法律不能运用到它身上,它所僭有的侵犯正义的权利只属于它一个国家。这样,它就能毫无罪疚地撕毁书面保证,背叛誓约,侵害它曾经担保要卫护的中立国。可是它反而又扬言:它有权利在被它迫害的国家中寻求“慷慨大方的敌手”;如果它们不能成为那种人,而胆敢用剩下的一切方法和武器保卫自己,那它就宣告这是一种罪行!……

人们从这些论调中实在能看出你们那些普鲁士大师们所传授的偏私的教训!德国伟大的智者,我并不怀疑你们的真诚,但你们已经不能认识真理。普鲁士帝国主义的尖顶钢盔已经压下来,蒙住你们的眼睛和良心了。

“必须是不顾法律的”……这可是第十一条戒律了^①,这是你们给当今的世界带来的福音,你们这些康德^②的子孙!……这种论调,我们已经在历史上听到过不止一次了;这是有名的为了公共安全而不择手段的教条,它孕育了英雄主义,但也产生了罪恶。每一个民族在危急时期都要利用它,然而最伟大的还是那些能保卫自己不朽的灵魂、不让这种教条污辱的人。十五年前,在那著名的案件中^③,一个孤单而无辜的人对抗着一个政权的强力。十五年前,我们法国人侮辱并摧毁了公共安全的偶像,因为那时正如我们的贝吉^④所说的:它威胁着“法国永久的安全”。

还保持着德意志民族良心的作家们,倾听一个被你们杀死的人所说的话,倾听一个具有法兰西民族良心的英雄所说的话吧。

查理·贝吉写道:“那时我们的敌人说什么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

① 《圣经》:上帝曾在西奈山通过摩西宣示毋杀毋淫等“十诫”。

② 康德(1724—1804),德国唯心论哲学家。

③ 指一八九四年法国犹太籍军官德莱弗斯被诬泄露军机,撤职流放,耸动舆论,激起公愤,酿成主持正义的运动,终于一八九九年平反的冤狱。多列士称这事件是“资产阶级各派间互相争夺管制军队权的一段插曲”。(见《人民的儿子》,人民出版社,第80页)

④ 贝吉,近代法国诗人,爱国主义者,天主教徒;是罗兰的同学和知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阵亡。